

# 语文词典中“酸/Sour”微观结构表征汉英对比

——一项复杂适应系统视域的研究

罗杨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西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本文从复杂适应系统视域,基于词典和语料库数据,系统考察了汉英语中词典“酸/sour”词条微观结构的表征模式,探讨了其多义网络的衍生路径和引申机制。研究发现:(1)“酸/sour”所涉语言单位类型丰富,形成以词根词为核的词族聚集模式;(2)语料库调查显示,虽均为形名动兼类词,但“酸”在汉语词典中的词类标注不完整;(3)两者义项数量相差无几,直接等值义项高于词典表征现状,且汉语词典表征模式与使用模式的一致性更低;(4)目标词条引申概念域的发展趋同,细节呈语言相对性,是认知机制与文化图式非线性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基本味觉词;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常态与拓展理论;表征模式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2-0100-11

## 0 引言

味觉是感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解析环境信息、形成基本感觉并提取知觉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与触觉、嗅觉的感官互动体现了近端感知体验的典型性(Auvray et al., 2008)。知觉经验在概念化过程中被建构为直接关联主观经验的概念域,在范畴化结构中享有基础地位(Ungerer et al., 2006;王寅, 2021)。相应地,基本味觉词属于语言系统基本层次范畴的常用语言单位,是丰富感知、拓展关联概念域的基础。一方面,味觉词涉及的知觉表征及效果在人类生理机制上有跨语言通约性;另一方面,它们又以“文化特有方式”(Majid, 2007: 692)呈现社群感知意识及其思维方式的相对性。因此,基本味觉词是理解人类知觉经验(Popova, 2008)、洞察认知过程(Bender et al., 2010)与文化图式(Majid et al., 2011)的理想样本,一直是认知语言学(Ullmann, 1959; Williams, 1976; Winter et al., 2018; 赵青青, 2022)的研究热点,成果十分丰硕,涵盖了构词、语义、词类、句法、文化等多个维度。然而,已有研究显示,汉英语中味觉词的对比数量有限,研究视角集中于味觉形容词的语义拓展、隐喻现象与引申机制,对概括词跨词类、跨级阶的多义现象及其引申机制的互动研究并不充分。

一直以来,词典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任何一部词典都有语言学理论的影子(Quemada, 1972),语文词典尤为如此。常用词是语文词典研究的一个重难点:一方面,高频使用提升了它们为主体选择的竞争力。同时,异质分布在言语社群中的语言知识无法被任何个体完全掌握(Karlsson, 2013),

收稿日期:2022-11-15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汉英母语词典味觉词项微观结构表征模式研究”(SISU2020YZ12)和西南林业大学学科建设项目“英汉对比研究与翻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罗杨,女,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词典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罗杨. 语文词典中“酸/Sour”微观结构表征汉英对比——一项复杂适应系统视域的研究[J]. 外国语文, 2023(2): 100-110.

必然需要语文词典的及时记录和详细描述。另一方面,常用词普遍具有多义性,“如何捕捉、辨析与描写是长期困扰词典学家的一个难题”(van der Meer,2004:807)。遗憾的是,常用的基本味觉词却在词典学研究中备受冷落,即使在词典学感官词汇研究中所占比例也很有限,更欠缺理论层面结合编纂实践的探索。

鉴于此,本研究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框架下,以基本味觉词“酸/sour”为例,基于语文词典和语料库数据,从语言单位、词类和义项分布特征系统考察词条微观结构的表征模式,分析了其多义网络的衍生路径和引申机制,将对比结果用以评述词典相关信息的表征现状,以期为提高编纂质量提供理论与方法论的指导。

## 1 研究设计

### 1.1 理论基础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一种新兴的“超学科”研究路径(Larsen-Freeman,2017:11),用整体论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王仁强,2022a),以打破学科之间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藩篱。近年来,以复杂适应系统为理论视角的语言研究也日益流行(Larsen-Freeman,1997;Five Graces Group,2009;Holland,2014;Wang,2014;Liu,2018;Schmid,2020;王士元,2006;王仁强等,2017;王仁强等,2019;王仁强,2023),可有效弥补简单性思维在方法论上的局限(王仁强,2022b)。同时,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元理论,研究设计还需结合针对具体对象的客体理论。因此,本文还整合了原则与特征一致、方法兼容互补的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和常态与拓展理论,以分析目标词的语言单位、词类及语义内容。

语言是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个人语言与社群语言的双重身份:前者指主体个体的语言使用,后者是大量个人语言在时间过程中因非线性相互作用出现在宏观层面的涌现属性。其中,内置的递归性通过基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反馈回路将系统的不同层级连接起来(Frank,2015):一方面,主体的局部交际对系统行为具有自下而上的建构性,相应的知识成为社群可供的规约化资源;另一方面,生成的系统特征会限制或规范主体的言语行为,发挥一种系统向下的约束力。语言系统就是在涌现属性的双向互动中保持着自身的恒新与稳定。开放性允许交际主体在局部活动中根据语境、场景、需求、目的、社会文化习俗等不断调整可及资源以适应各种变化(Larsen-Freeman,2018)。这样的迭代循环过程使语言系统不断受变异驱动而演变。同时,反馈机制使新的语言资源可能以自组织形式在系统层面发生相变,使语言表征的灵活性向稳定性转化。整体上,语言系统在时间框架中形成一种从一个吸引子移向其他吸引子的适应性图景。在语言系统中,“发挥稳定功能的吸引子”(Schmid,2020:207)可具化为一对多的形义配对关系,即多义(多功能)现象,是主体选择的累积效应形成于社群语言层面的态叠加。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Wang,2014;王仁强等,2014;王仁强,2023)主张词类范畴化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包括个体词和概括词两个层面不同又关联互动的存在。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表达具体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可根据其所在语境的意义事件,综合句法、形态、语用和认知的关联模式进行判断;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是规约化的命题言语行为,属于个体词在言语使用中逐渐形成于社群层面的涌现结果,体现为使用模式在自组织过程中的高概率特征,包括单类单义、单类多义和多类多义类型。概括词的词类归属应基于语料库,从抽样索引行开始分析个体词的词类,再根据个例频率、类型频率、时间跨度和使用语域的规约化标准,提取其中的高概率关联模式,最终实现为语文词典

的词类标注。

常态与拓展理论(Hanks, 2013)是受语料驱动的词汇语义理论,主张特定语境下意义是一个使用事件,脱离语境的概括词表达意义潜势。语词意义来自语境与意义潜势的相互作用。语境中的句法关系会激活语词的特定语义成分,语义判断需在句法框架下对语词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语境可从上下文拓展至语段、语篇甚至社会文化等所有可及性资源。然而,并非所有的意义事件都会转化为意义潜势,后者只能从高频、复现的常态使用模式中予以概括。这个过程会涌现社群层面的规约化知识,也能出现多个语义的叠加态。常态与拓展之间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在跨时空发展中形成一种双螺旋的互动关系。

共时语文词典是记录社群语言文化信息的物质载体,以概括词为收录单位,其词类和语义分别属于词条的左核形式与右核意义,是语文词典微观结构的基本构件。从复杂适应系统来看,语文词典在语义维度上受语言系统自身动态适应性制约,应及时调整或收录词目的相关信息,以整体关联方式高质量地呈现词条的多重语言评述。

## 1.2 数据采集与加工

本研究以“酸/sour”为例,基于语料库和语文词典数据,确定它们在现代汉语、现代英语中的语言单位、词类归属和义项范围,考察语文词典微观结构表征模式与语言事实的一致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选择《汉语大词典》(简称《汉语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简称《现汉7》)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简称《规范3》)中单字词“酸”与其下多词条目,汇集单词条目的词类和释义建成“酸”词典数据库。《汉语大》则根据释义替换原则,辅以例证分析综合判断词类。在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5<sup>th</sup> ed.) (AHD)、*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2<sup>th</sup> ed.) (COD) 和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1<sup>th</sup> ed.) (MWCD) 中重复上述步骤,建成“sour”词典数据库。其次,以语料库使用模式分析(CPA)为主要依据,在 BCC 语料库和 COCA 语料库中分别检索“酸”与“sour”条目,并随机抽取其中非重复的 1,000 条构成分析语料。然后,在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和常态与拓展理论框架下,调查目标词项在抽样语料中的使用模式,结合模式检索和搭配统计以发掘关键词的概率特征,并将分析结果与微观结构相关表征进行系统对比。最后,在复杂适应系统视域下探讨“酸/sour”多义网络的衍生路径和引申机制。

## 2 调查结果

### 2.1 “酸/sour”多义网络的语言单位分布

我们首先统计了目标词项在语料库中的语言单位类型及其个例频率。结果显示,“酸/sour”的交际单位在类型与数量上异同并行,单字词的竞争力趋同。“酸”参与交际的单位类型更丰富,包括单音节词(616个)、多音节条目(370个)和习语(14个),单音节个例频率最高;多音节条目可细分为双音节词(242个)、三音节词(28个)、四音节成语(19个)和化学生物类术语(81个),以双音节为主。“sour”单音节词(665个)是主要交际单位,其个例频率大大超过双音节词(335个),后者包括词缀词和复合词。可见,在现代汉语、现代英语中,“酸/sour”单音节词出现在言语交际活动中的情况仍然普遍,其在语言系统中的竞争力较强,支持语文词典为其标注词类的处理。多音节条目均以双音节为主,语文词典的综合数据均体现在语料库书证中,反映了双音词目在语内词典间的互补性选择。基于化学义衍生的“酸”类术语为现代汉语独有,仅少量为语文词典所收录,体现该类型词

典的语文性原则。“酸”习语也未收录其中,但其英语等值义以双音词出现在英语词典中,说明语文词典的收录单位有典型的“词范畴”特征(王仁强,2011:74)。

综合语料与词典数据发现,“酸/sour”在共时语言系统中形成了不同语言单位围绕词根词的词族聚集模式,强大的变异性与繁衍力巩固了它们在可及性语言资源中的竞争力。从认知经济性和省力原则出发,语言单位的长度及其灵活性正相关(陈衡,2016),可以推断“酸/sour”单音词在语言知识、结构等方面比词族的多音节单位更有适应力,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衍生,前者在后者的反复使用中不断强化与调变,成为聚合关联词条的吸引子。

## 2.2 “酸/sour”的词类分布

单音词是维系“酸/sour”多义网络动态稳定的核心,成为下文讨论的基础。语料分析可见,“酸/sour”的词类发展存在语言间差异,但发展方向趋同(详见表1)。“酸/sour”初始编码是专注物质属性特征的形容词,引申义的词类涵盖形容词(47.06%/58.82%)、名词(23.53%/17.65%)和动词(23.53%/17.65%)。整体上,形容词义项比例最高,居主导位置,“sour”更显活跃(64.70%),但也挤占了其他词类对资源的掌控率。相比而言,“酸”的词类发展更均衡,跨范畴义项(47.06%)的发展潜力也较强。

表1 “酸/sour”在语料库中的词类分布

词条		酸		sour	
义项类别	词类类型	义项数量(个)	比例(100.00%)	义项数量(个)	比例(100.00%)
本义	形容词	1	5.88	1	5.88
引申义	形容词	8	47.06	10	58.82
	名词	4	23.53	3	17.65
	动词	4	23.53	3	17.65
共计		17	100.00	17	100.00

“酸/sour”以形容词为主导向其他词类拓展的分布特征符合已有研究结论,即感官词汇的词类编码与特定类型的感知体验密切相关,分布特征在语言系统中具有原型相对性,是基于特定感知经验的规律性发展。其中,义项的功能拓展是部分活跃度较高的义项在适应场景变化或交际需求时对已有范畴的突破。“酸/sour”在言语层面被重新概念化为事件或事体,分别体现出陈述[例(1)(2)(5)(6)]或指称[例(3)(4)(7)(8)]的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如语料库书证所示:

(1) 这样造出的豆腐,中午和下午上市,不用过夜,就不会酸。

(2) “我不想在家吃白饭,我也能干活。”老万心头一酸,欲言又止,低头走到她跟前……

(3) 菜品既有江南人偏爱的甜,又有些微的酸,和着川菜里不可或缺的辣。

(4) 长期的付出与牺牲,浸透着血与泪,包含着苦与酸。

(5) Choufleur kept his wine here, so it would not sour in the heat.

(6) ...a steady stream of Wall Street scandals have helped sour people on stocks.

(7) The recipe was one of the deceased Hetty's holiday specials, a combination of sweet and sour that perfectly recalled herdisposition.

(8) Before him, a whiskey sour brought by Connie the stewardess...

局部交际中,目标词最初的去范畴化用法在更多使用场景中被模仿而不断复现,随着这些语法

新功能变得更多样化,其中的高频模式逐渐成为一种主体间协同的再范畴化结果,在语言层面实现语法意义及功能的跃迁。以与能产性密切关联的类型频率为例,作为名词的“酸/sour”可充当主语、中心语或修饰语等句法成分,与动词、介词、量词、名词、形容词等形成不同的搭配限制关系,代表如表2所示:

表2 “酸/sour”名词用法与动词的搭配

目标词	搭配动词
酸	溶、用、取、抗、防、减、排、加、嗜、刷、治、泼、有、致、产、反、像、中和、形成、止、返、抑、抗、制、带、中和、增、辨、怕、食、入、吃、回首、给予、包含、涌上、爱等
sour	drink, sip, take a sip of, be, look down into, bring, plop down, fix, be crafted with, consist of, be mixed with, bottle, run out, add, have, discriminate between, remain tolerant of, etc.

由于汉语词典和英语词典在表征信息上具有语内差异,本文以综合信息作为“酸/sour”的表征现状,详见表3。数据显示,“酸/sour”的词类分布特征呈现语际词典间的差异,但发展态势一致。“酸”在词典中表征为形名兼类词,“sour”为形名动兼类词。形容词义项(71.43%/66.67%)优势显著,属于社会认知高突显的及可性语言资源,但“sour”的内部结构更复杂。对比语料库使用模式的分布特征发现,词类的运动轨迹基本一致,具体分布有差异,汉语词典的数据重合度明显低于英语词典。简言之,“酸/sour”在形容词义项的强势发展中均出现了跨范畴义项,在语言层面均属于多类多义概括词。

表3 “酸/sour”在语文词典中的词类分布

词条		酸		sour	
义项类别	词类类型	义项数量(个)	比例(100.00%)	义项数量(个)	比例(100.00%)
本义	形容词	1	14.29	1	6.67
引申义	形容词	4	57.14	9	60.00
	名词	2	28.57	3	20.00
	动词	0	0.00	2	13.33
共计		7	100.00	15	100.00

语文词典是社群语言层面的词库(王仁强等,2015),表征系统层面的规约化知识,反映从时空定位的物质实体在时间过程中到抽象实体的相变。语料库数据能反映语言使用事实,揭示人类认知、行为模式及主体与环境的交互规律(刘海涛等,2018),所提供的书证是研编现代语文词典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源。尽管抽样语料有限,但对高概率特征的使用模式并无影响(Hanks et al., 2021),结合语料库的其他检索功能和统计信息可实现对目标词条相关语言信息的科学描述。因此,使用模式调查与词条信息的对比结果可用于评述语文词典微观结构表征现状。

### 2.3 “酸/sour”的义项分布

汉语词典和英语词典义项表征显示,同为表达味觉感知的本族语词汇,“酸/sour”的语言发展似乎差异很大:汉语词典义项数量比英语匮乏,内容也大相径庭。数量上,“酸”在《现汉7》和《规范3》中均列五个义项,《汉语大》另增两个;语内词典间“酸”义项共七个,内容重合度高。“sour”在COD中的义项最少(八个),AHD最多(15个),MWCD居中(11个);义项内容在词典间的重合度较低(七个),“sour”义项可综合为18个。从等值性来看,除味觉初始编码外,“酸/sour”在引申义上无一重合。

对比语料库使用模式后发现,“酸/sour”在义项数量和内容上的重合度明显高于语文词典的表征现状,且现代英语词典的表征模式更符合语言层面基于用法的涌现结果,详见表4<sup>①</sup>。

表4 “酸/sour”的综合义项分布

词类	义项	酸 (关键词)	匹配度	词类	义项	sour (关键词)	匹配度
形容词	1	醋味的	+	形容词	1	tasting like vinegar	+
	2	伤心的	+		2	no longer fresh	+
	3	迂腐的	+		3	of relating to fermentation	+
	4	微痛无力的	+		4	rancid, rotten	+
	5	嫉妒的	+		5	bad, wrong	+
	6	发酵的	-		6	not up to the usual, expected or standard quality or pitch	+
	7	馊的	-		7	unpleasant, distasteful	+
	8	难闻的	-		8	bad-tempered, morose	+
名词	9	刻薄难听的	-	名词	9	displeased with something	+
	10	化合物	+		10	relating to excessively acid soil	+
	11	胃液	+		11	containing a high proportion of sulphur	+
	12	酸味	-		12	containing excessive levels of peroxides	-
	13	糟心遭遇或悲伤心情	-		13	taste sensation	+
动词	14	感觉微痛无力	-	动词	14	something sour	+
	15	感觉难过	-		15	a cocktail lemon, etc.	+
	16	变质	-		16	to be unfriendly or unpleasant	+
	17	讽刺、嘲弄	-		17	To become sour or to make something become sour	+
					18	to be disagreeable or disillusioned	+

语料中“酸/sour”的常态使用模式各涉及17个义项,直接等值义为六个(32.59%),高于现有词典的表征结果;从引申义的概念域来看,词项的发展态势有更多相似,详见下节。最初,“酸/sour”是汉英语言系统中专职味觉体验的语言单位,在言语使用与系统涌现的非线性互动中,符号所承载的体认经验愈加丰富(王寅,2021),其语义、语法、语用维度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共享的现实环境与近似的生理结构保证了跨语言的普遍性,主体认知视角、交互方式、人际关系、社会文化等因素则诱发表达的多样化与规律性。自身通过提高对描述对象的占有率来提高适应力,符合已有研究关于语言复杂性增加以维系持存力的结论(Lee et al., 2009)。以数量最丰富的形容词引申义项为例,“酸/sour”在使用模式中可充当述谓、修饰语、补语或语素等成分,其所承载的属性编码又依存于具有指称功能的实体(Langacker, 2004),且后者所承担的语义角色与目标词之间有选择限制(Brdar-Szabó et al., 2004),共同作用于义项区分。例如,在形谓句的使用模式中,“酸/sour”配有语内语义类型的分布差异,也有语际语义类型的共性:

① 囿于篇幅,表3仅列出义项关键词,忽略词典间在义项细节、排序和释义结构上的差异。其中,用“+”表示两种数据源的匹配,“-”说明为一种数据源独有。

- (9)我看得出朋友这笑中有泪。我心觉得酸。
- (10)文字虽然酸一点,我的意思,倒都已包括尽了。
- (11)他们走了半个多钟头,她的腿很酸。
- (12)暴雨过后牛奶会变酸……
- (13)季节由暮春而初夏,初夏而盛夏,他身上的麻衣,早已变得又酸又臭……
- (14)It's not our coffee. It's the cream, it went sour.
- (15)I could taste the fabric of the costume. It was sour and moldy.
- (16)He has become sour through the years, constantly adding to perceptions he is selfish and immature.
- (17)...they'll be bailed out if their bets turn sour.
- (18)After sucking enough lemons, readers get sour on paying a premium for product that is at best unreliable.
- (19)...her relationships with friends — and it went sour, it could come back on me.
- (20)If the instrument is broken, the music will be sour.

使用模式对比语文词典数据发现,“sour”的一致性高达 94.44%,词典义项略多:形容词义项⑫为 AHD 独有。尽管具体到每部词典中,义项重合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但仍远高于“酸”义项的整体重合度(41.18%)。结合词族发现,“sour”义项的细化度更高,显著提高了多音词条义项的理据性和透明度,是“从合成词中概括语素义”的增补策略(江蓝生,2022:17)。

### 3. 讨论

#### 3.1 “酸/sour”多义网络的衍生路径

词典与语料的综合义项(表4)显示,“酸/sour”在共时语言层面形成一个多义网络,是一个形名动兼类概括词。整体上,“酸”与“sour”的义项数量相差无几(17/18),引申义的概念域在类型上有很高的对应性,其侧显差异体现了语言发展的相对性,以彰显语言自身的异质性。

“酸/sour”的多义网络(参见图1<sup>①</sup>)涵盖味觉域、嗅觉域、听觉域、情感域、人物特征域、物质域和物性特征域,触觉域(④/⑭)为“酸”独有,评价性(⑥)为“sour”特色,语义与语法变化交织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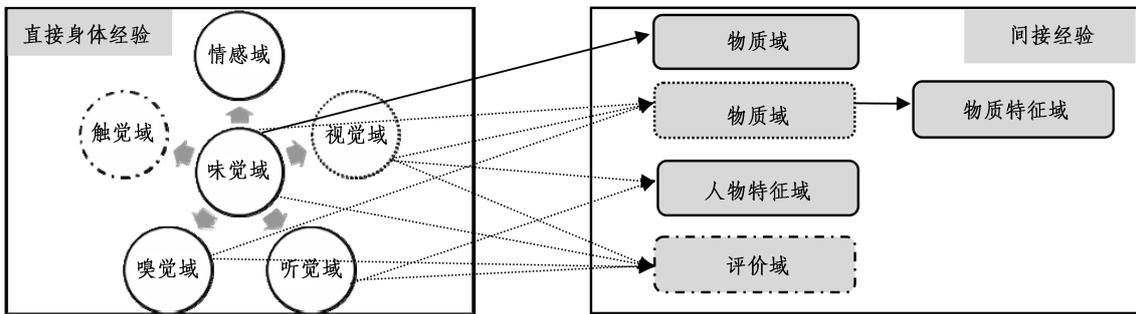


图1 “酸/sour”多义网络的衍生路径

在引申义所共享的概念域中,初始味觉义的衍生细节同异并存。味觉域内,“酸/sour”均表现出

① 实线表示概念域之间有直接映射关系,线点状的圈和矩形框表示该义项域为汉、英语各自独有,点状圈、矩形框和箭头表示映射过程隐含的概念域。

从刺激源激活的感知特征到抽象的特征实体(⑫/⑬);嗅觉域中,它们在语义语法上的发展轨迹再次重合,从对不同事物难闻气味的静态描述(⑦、⑧/②、④)转向动态变化的过程(⑩/⑪);听觉域在对象及描述方式上产生了差异:“酸”(⑨/⑰)针对言语效应与言语行为,“sour”(⑥)仅关注音质效果;在义项数量最多的情感域中,“酸”(②⑤⑬⑮)的语法多功能性最强,包括词项兼属的所有词类,“sour”跨范畴义项(⑩\⑮)的来源(⑦\⑨)更广,涉及主体态度与事物特征。心常被视为情感发源地,具备情感功能(孙毅等,2013),可视为与传统“五官”一样的感官,提供引申概念义的生理基础。因此,多感互动是感知体验的内在属性,为主体利用身体探索环境、获取知识提供了基本渠道(Auvray et al., 2008)。例如,味觉向嗅觉的映射离不开口腔与鼻腔的联通及其对应的大脑眼窝前头皮层(OFC)区域在编码味觉、嗅觉体验时的神经元活动(Barros-Looscertales et al., 2012)。

除上述感官域以外,“酸/sour”继续向物质、物质特征和人物特征域拓展,可视为主体基于直接感知经验的深加工。在表征实体的物质域中,“酸”(⑩\⑪)偏好化学类,“sour”(⑭\⑮)更贴近日常生活;在表征实体特征的概念域中,“酸/sour”(⑥/③)皆依存特定味觉源,聚焦其制作特征,“sour”(⑩\⑪\⑫)还将对象拓展至嗅觉和视觉刺激源,突显其化学特征。在描述人物性格行为的特征域中,“酸/sour”(③/⑧)表达了主体依赖听觉或视觉体验对交互对象产生的主观印象。简言之,“酸/sour”沿感官、物质、物性、性格、评价延伸的复杂路径建构了多义网络,以适用广泛场景、丰富表达方式,有利于维系自身在语言系统中的竞争优势。

### 3.2 “酸/sour”多义网络的引申机制

“酸/sour”在系统层面形成的多义网络是一个由不同义项节点相互依赖的动态辐射结构。涌现的新义项能自行连接,移入已有网络成为节点之一,但节点之间的连接路径和强度不尽相同,体现了微观认知机制与宏观文化图式在时间进程中因相互作用所生成的复杂性。

微观层面上,“酸/sour”的初始条件不断变化,在概念隐喻、隐转喻、概念转喻和语法隐喻的交互作用下涌现出语言层面的多义多功能现象。其中,语义拓展主要依靠前两类认知机制,后两类机制主要助攻语义语法的发展。以味觉初始义为源域,“酸/sour”共享两种概念隐喻图式:通感隐喻与人物特征域(③/⑧),皆位于评价量表的消极端。前一类可细分为嗅觉域(⑦、⑧/⑭)、听觉域(⑨/⑥)、情感域(②、⑤/⑦、⑨);除嗅觉域以外,其他域的概念映射有跨语言的相对性。隐转喻仅涉及“酸”(④)义项,表现为以疾病转指身体不适的诱因-结果与味觉-触觉互动生成的转喻内置型隐喻(Goossens, 2002)。在概念转喻和语法隐喻中,“酸/sour”引申义项的初始来源多元,共享味觉原初义、嗅觉义和情感义,“酸”独有听觉义、触觉义和物质义。概念转喻的种类最丰富,涉及物质特征—他物特征、物质特征—物质、物质特征—变化过程或行为、知觉特征—变化过程和物质—他物类型。从前文可知,“酸/sour”的物质特征转喻义表征为物质基底改变后对不同特征的侧显,“sour”(③⑩⑪⑫)所涉事物更多。物质转喻义在构成元素或味觉特征上的侧显差异导致语际目标域的投射差异(⑩/⑭、⑮),“酸”(⑪)以此为新输入,将语义缩小为特指物质义。物质状态变化转喻义可识解为事件框架下以嗅觉特征指称诱发感知体验的过程(⑩/⑰)。同理,“酸”(⑰)独有的行为转喻义则侧显听觉感知动作。表征知觉变化特征的转喻义囊括情感和触觉,前者描述情绪状态的消极变化,为“酸/sour”共有(⑮/⑯、⑱),“sour”投射的情绪特征更多;后者专属“酸”(⑭),表达向负面触觉感知的转化。语法隐喻为“酸/sour”的味觉感知增添名物化特征(⑫/⑬),使之成为其自指义项,也使“酸”的情绪感知转化为情感抽象实体(⑬)。人类以相似的身体结构与神经生理功能与环境持续互

动,所获经验能为“酸/sour”多义网络中普遍存在的认知机制奠定基础,使概念义规律发展,符合经验可及性较高的源域向可及性较低的目标域(赵青青等,2019)、实体域向抽象域以及基本层次范畴向上义、下义层次范畴(Kristiansen,2008)映射的一般认知过程。

经验的互动性和场景性使认知在更大时间尺度上逐渐涌现出社会文化性(De Oliviera et al., 2008),所生成的文化图式随着主体身体和社会文化经验的变化而发展。作为一种以语言编码的文化概念化,文化图式可显现为词汇、语法、语用等语言特征,表征与特定文化社群关联的社会认知,其知识特征为社群主体间共有,并以异质分布方式内化于成员的个人语言系统中(Sharifian, 2008, 2017; Frank, 2015)。“酸/sour”在共时层面的多义网络例示了汉、英文化图式沿时间向量体现于特定语言形式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动态变化,可理解为主体成员基于大量局部交际、借助反馈回路对文化认知不断商定的结果。一方面,特定的使用模式会从不同的交际行为中涌现出来,具有规约化特征,并在个体主体心智中固化为一种联想模式(Schmid, 2020);另一方面,规律性的文化图式约束意义事件的实现,也为认知主体的类比创新提供推理模式。当新用法向更广领域扩散、传播时,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被复制、解构或重构,反馈机制使部分创新逐渐转化为常态话语类型的意义新潜势,与继续出现在使用模式中的旧内容并存于“酸/sour”形态中。认知机制作用下,概念引申义历经了从个体选择向集体涌现的规约化过程,具有了社会文化性,其细节内容也呈现文化相对性。当交际输出成为新的输入条件后,系统层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累积效应。例如,受汉语味觉文化影响,“酸”味感知义在隐转喻机制下向触觉感知义映射,在与触觉“痠”形义的竞争中逐渐胜出,使“酸”形触觉义发展为交际活动的直接语言资源。通过迭代使用,“酸”的新义项⑭逐渐规约,也可降阶为语素义参与现代汉语多音条目的生成。可见,“酸/sour”多义网络是认知机制与文化图式在非线性交互作用下持续发展的结果,词条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既能保障自身在语言系统中的持存与发展,也反映了高频常用词在应对环境变化时的强适应力。

#### 4 结语

本研究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框架下,基于语料库和语文词典数据,系统考察了“酸/sour”在语言层面的语言单位、词类和义项分布特征,对比分析了其多义网络在衍生路径上的异同,探析了引发复杂网络结构的引申机制及其互动性。本研究不仅完善理论框架下词典评论研究,为后续接入结构、用户视角探讨语文词典微观结构系统表征模式的优化方案奠定实证基础,也对汉英味觉词对比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Auvray, Malika & Charles Spence. 2008. The Multisensory Perception of Flavor [J].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3): 1016-1031.
- Barros-Loscertales, Alfonso., Julio González et al., Víctor 2012. Reading Salt Activates Gustatory Brain Regions: fMRI Evidence for Semantic Grounding in A Novel Sensory Modality [J]. *Cerebral Cortex* (11): 2554-2563.
- The Five Graces Group. 2009. 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Position Paper [J]. *Language Learning*(1): 1-26.
- Bender, Andrea., Edwin Hutchins & Douglas Medin. 2010. Anthropology in Cognitive Science [J].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3): 374-385.
- Brdar-Szabó, Rita & Mario Brdar. 2004. Predicative Adjectives and Grammatical-relational Polysemy: The Role of Metonymic Processes in Motivating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G] // Gunter Radden & Klaus-U. Panther. *Studies in Linguistic*

- Motiva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321-355.
- DeOliviera, Roberta P. & Robson de S. Bittencourt. 2008. An Interview with Mark Johnson and Tim Rohrer; From Neurons to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 [G]// Roslyn M. Frank, René Dirven, Tom Ziemke & Enrique Bernárdez. *Body, Language and Mind;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1-52.
- Frank, Roslyn M. 2015.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pproach to Language, Cultural Schemas and Serial Metonymy: Charting the Cognitive Innovations of “Fingers” and “Claws” in Basque [G]// Javier E. Díaz-Ver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cross Time and Culture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65-94.
- Goossens, Louis. 2002. Metaph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Expressions for Linguistic Action [G]// René Dirven & Ralf Pöring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349-377.
- Hanks, Patrick. 2004. Corpus Pattern Analysis [G]// *Euralex Proceedings* (Vol. 1). Lorient: Université de Bretagne-Sud, 87-98.
- Hanks, Patrick. 2013. *Lexical Analysis; Norms and Exploitations* [M]. Cambridge: MIT Press.
- Hanks, Patrick & Wu L. Ma. 2021. Meaning and Grammar in the Light of Corpus Pattern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 (1): 135-149.
- Holland, John. 2014. *Complex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UP.
- Karlsson, Monica. 2013.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spects of L1 (Swedish) and L2 (English) Idiom Comprehension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 293-319.
- Kristiansen, Gitte. 2008. Idealized Cultural Models; The Group as A Variab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Schemata [G]// Roslyn M. Frank, René Dirven, Tom Ziemke & Enrique Bernárdez. *Body, Language and Mind;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409-432.
- Langacker, Ronald W. 2004.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Bei 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arsen-Freeman, Diane. 1997. 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18): 141-165.
- Larsen-Freeman, Diane. 2017. Complexity Theory: The Lessons Continue [G]// Lourdes Ortega & Zhao H. Han. *Complexity Theor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elebration of Diane Larsen-Freema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1-50.
- Larsen-Freeman, Diane. 2018. Complexity and ELF [G] // Jennifer Jenkins, Will Baker & Martin Dewey.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New York: Routledge, 51-60.
- Lee, Namhee, Lisa Mikesell, Anna D. Joaquin et al. 2009. *The Interactional Instinct; The Evolution and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Hai T. 2018. Language as A Human-drive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J]. *Physics of Life Reviews* (27): 149-151.
- Majid, Asifa & Stephen C. Levinson. 2011. The Sense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J]. *The Senses and Society*, (1): 5-18.
- Popova, Yanna. 2008. Image Schemas and Verbal Synaesthesia [G]// Beate Hampe. *From Perception to Meaning*.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395-420.
- Quemada, Bernard. 1972. Lexicology and Lexicography [G]// Thomas A. Sebeok,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9/1. The Hague: Mouton, 395-475.
- Schmid, Hans J. 2020.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jid, Asifa. 2007. *Field Manual* (Vol. 10) [M]. Nijmege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 Sharifian, Farzad. 2008. Distributed, Emergent Cultural Cognition, Conceptualisation and Language [G]// Roslyn M. Frank, René Dirven, Tom Ziemke & Enrique Bernárdez. *Body, Language, and Mind; Sociocultural Situatedness*. Berlin/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109-136.
- Sharifian, Farzad. 2017. *Advances in Cultural Linguistics* [M]. Singapore: Springer.
- Ullmann, Stephen. 1959.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ott Ltd.
- Ungerer, Friedrich & Hans J. Schmid. 200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 vander Meer, Geart. 2004. On Defining: Polysemy, Core Meanings and “Great Simplicity” [G]// *Euralex Proceedings*. Lorient:

- Université de Bretagne-Sud, 807-815.
- Wang, Ren Q. 2014.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in Analytic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lass Membership in Modern Chinese and Modern English [G]// *Proceedings of Workshop of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acro-and-micro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erman Linguistic Society*, 345-347.
- Williams, Joseph M. 1976. Synaesthetic Adjectives: A Possible Law of Semantic Change [J]. *Language* (2): 461-479.
- Winter, Bodo., Marcus Perlman & Asifa Majid. 2018. Vision Dominates in Perceptual Language: English Sensory Vocabulary Is Optimized for Usage [J]. *Cognition* (3): 213-220.
- 陈衡. 2016. 汉语词长的计量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
- 江蓝生. 2022.《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J]. *语言战略研究*(1): 10-22.
- 刘海涛,林燕妮. 2018. 大数据时代语言研究的方法和趋向[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72-83.
- 孙毅,杨秋红. 2013. 跨语言“心”(heart)多义图谱的认知功能说略[J]. *外语学刊*(5): 75-79.
- 王仁强. 2011. 现代汉语词范畴认知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例[J]. *外国语文*(1): 71-77.
- 王仁强. 2022a. 科学主义词类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语言学量子转向系列论文之二[J]. *外语教学*(1): 9-16.
- 王仁强. 2022b. 唯科学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论[J]. *现代外语*(5): 634-644.
- 王仁强. 2023.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的超学科方法论[J]. *外语教学*(1): 8-16.
- 王仁强, 陈和敏. 2014. 基于语料库的动词与构式关系研究——以 sneeze 及物动词用法的规约化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19-31+158.
- 王仁强, 黄昌宁. 2017. 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现代汉语自指词项的兼类问题[J]. *外国语文*(1): 87-96.
- 王仁强, 霍忠振, 邓娇. 2019.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兼类词表征策略研究[J]. *外国语文*(2): 11-22.
- 王仁强, 周瑜. 2015. 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兼评“简略原则”的效度[J]. *外国语文*(2): 61-69.
- 王士元. 2006. 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5-13.
- 王寅. 2021. 认知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青青, 熊佳娟, 黄居仁. 2019. 通感、隐喻与认知——通感现象在汉语中的系统性表现与语言学价值[J]. *中国语文*(2): 240-253+256.
- 赵青青. 2022. 具身认知还是神经活动:语料库驱动的现代汉语通感形容词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The Micro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Patterns of “Suan/ Sour” in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ies: A Complex-Adaptive-System Perspective

LUO Yang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icro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patterns of “suan/ sour” in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ies based on dictionary data and online corpora, and further explores derivation paths in and extension mechanisms for its polysemous network. The analysis yield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there are multiple types of linguistic units involved in “suan/ sour”, forming a word family clustering around the root. Second, a corpus-based survey indicates that they both are Adjective-Noun-Verb, with “suan” represented incompletely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Third, they differ slightly in the number of lexical meanings, with more equivalent meanings than those represen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ies, and greater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 patterns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usage patterns from BCC corpus. Forth, the developing trend converges of extended conceptual domains across languages, the specific profiles within demonstrat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which emerges from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s between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schemata.

**Key words:** CAS; the basic gustatory lexemes;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theory; theory of norms and exploitations; representation patterns

责任编辑:蒋勇军